

我从事房地产开发，在一本杂志做的“职业受尊敬程度”评选中，房地产商是倒数第二位，仅次于坐台小姐。

看病。爸爸妈妈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上学，邻居们常说：你们俩读了那么多书，还受那么多罪，别让孩子们读书了，让他们帮你们吧，你们家是我们村里最穷的。

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我去了一趟香港，这一趟旅程对我心灵造成了很大的震撼，我看到了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财富，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效率。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

会制度，不能饿死人，饿死就不是好的制度。因为这个我们吵翻了，分手了。我不会讲英文，也没有带钱包，但我知道悉尼唐人街的方向，于是我就一直向唐人街的方向走去。最后张欣追上来，

我们和解了。之后好几年再也没有谈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事，也符合邓小平“不要争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其实，现在回过头看，我和张欣之间的那场争论是很幼稚的。

不能少了另一只翅膀

潘石屹



但父母没有听这些劝告，坚持让我们读书。上小学一二年级时，班上大约有三四十个同学，到了小学五年级毕业，只剩下三个同学了，有几个同学是家里不让读书了，也有好几个是病死了。当时都说是病死的，大了才知道这些同学是饿死的，当时，他们脸上长满了营养不良造成的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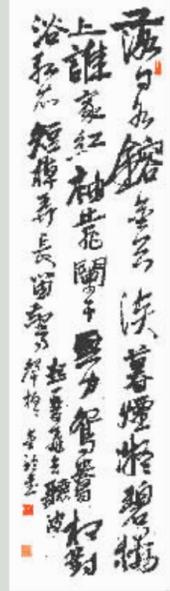
上了中学我住校了，我的理想又变了，那时我经常被饥饿折磨，看到食堂里的馒头和发糕，我的理想变成长大后当一名厨师，因为厨师能吃饱饭。

童年的经历对我未来的世界观有着重大的影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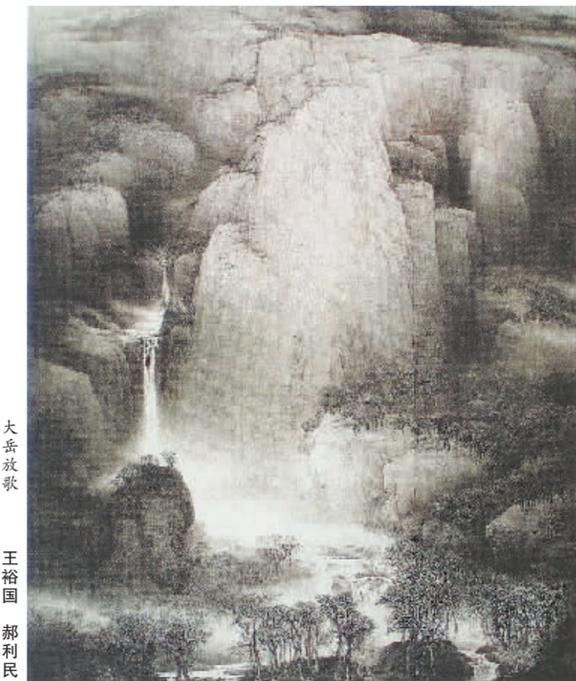
中国人关心的还只是温饱问题，解决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村关心的是包产到户后粮食的产量，城里人关心的是工资和奖金这些生活基本需求。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财富。

后来我和张欣结婚了，她的背景是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发展经济的硕士，她的导师都是“左派”，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蜜月时，在悉尼的大街上就吵起来了，她赞成马克思主义设想的人类理想社会，认为那是最公正、最有人文关怀的。但我认为无论哪种社

这十几年，我们正赶上中国崛起的年代，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我们赚了不错的钱，钱越多，越感觉不平衡，越觉得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是缺了什么？我在苦苦地思考，现在我还不能明确说出我们到底缺了什么，但可以明确的是，钱不是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唯一价值和衡量标准，精神和物质必须要平衡发展，否则就像少了一只翅膀，不能平稳地继续飞翔。我相信思考和实践最后会给出答案，等我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我会再和大家来分享和交流。



落日水镕金，天淡暮烟凝碧。楼上谁家红袖，靠阑干无力。鸳鸯相对浴红衣。短棹弄长笛。惊起一双飞去，听波声拍拍。金玲书



大岳放歌

王裕国 郝利民

立功的新书《编外文谈》分三个部分。《书边杂写》多以阅读书籍为引，叙议杂陈，显示出作者由厚读薄再由薄到厚的读书功力。私下认为，最合个人口味且津津回味者，有《郁闷的时候读鲁迅》、《在下雪的周末闲读鲁迅》、《耿宇和他的〈云南映象〉》、《孙犁的教育》、《旧戏新谈》等，舒缓隽永。第二部分《文坛艺苑》写人状物、谈理论道，意味无穷。而其中我对《王子猷雪夜访戴图》、《也说张爱玲》、《百花人物二题》、《花絮》等几篇印象尤为深刻。第三部分的《世相漫议》则对现行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和风气给予了有力的抨击，犀利之中可见鲁迅的横眉和俯首。多的是对这类不良现象的抨击，少的是含了冷漠漠视的嘲讽，更见作者心肠之热。其文严肃中又不乏透了幽默，如《信其有，还是认其无》一文中“有了谁喝，没有谁喝？”的风趣一比。而《从韩剧看教育》又透出作者敏锐独特的对于生活细微之处的观察捕捉能力。

此书中有不少是针对新闻引发的感想，在这些文章里，他由小及大，由点及面、由内到外地将自己的观点一一坦

《编外文谈》之管见

陈，毫不保留，读来颇有几分坦荡磊落的鲁迅的文风。更多的文章是短小精悍，有的放矢且振聋发聩。尤其是《世相漫议》一组，其中有对于国民教育和国民精神的担忧和内心的痛心，有对膜拜神明的一种诘问，有对当前学校教育中职业道德与社会现状碰撞时良心的追问，并对孩子的阅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书中对张爱玲其人其作客观而清醒的评点，恰当精准妥切，显示出作者不人云亦云，始终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并彰显是非的勇气和胆识。其文冷峻，天地北无所不容，显示出了作者阅历之广、思索之深，其文内容的多样化、表述的多样化，更显示了作者多方面的知识，这些从书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从所读的《小雨的画》及《编外文谈》这两本书中，我得见了作者多方面的才华和所储备的深厚的文化素养。

喜剧电影《命运呼叫转移》的火爆上映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几个看似荒唐的小故事串在一起，让一帮明星们一演绎，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打响了今年贺岁片的第一炮！

从形式和风格上看，《命运呼叫转移》的确是正宗的贺岁喜剧，而“贺岁片专家”冯小刚等人今年的贺岁“重片”却是血腥的战争片，似乎不够纯正贺岁！但《命运呼叫转移》的四个不同故事构成一部电影这一形式却颇似冯小刚的《甲方乙方》。这四个故事或错位、错乱得让人爆笑(如《误会》)、或让人热泪盈眶地感动升华(《生之欢歌》)、或令人忍俊不禁地哑笑(《山区》)、或给人以反省似的思索(《山难》)，都鲜活、脆生、酣畅淋漓！但在

影视谈

命运呼唤诚信

——贺岁片《命运呼叫转移》观后感

看似不同“包子馅”的包裹中，竟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内核——诚信。第一个故事最搞笑——卖假药的也在反思“企业的责任与诚信”；图谋与女朋友发生艳遇的董事长却在无意中受到了深刻的诚信教育；第二个故事写歌星获知自己得绝症后躲开了心爱的男友，但歌星却没有《丑女大翻身》中那样的欺骗观众，而是将一个与自己极像的女孩推向聚光灯下、也推向男友身边，重新打造了一位歌星，她本

人虽已含笑告别人世，但她对男友的真诚却长久感动着所有人；第三个故事中，葛优演一个表面傻乎乎、不会出去打工挣钱的山区大龄青年，最大的优点就是——诚信，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却深深感动了大款刘仪伟，为其山区投巨资办企业，葛优成了富翁；而第四个故事则完全渗透诚信与谎言的哲理：满嘴瞎话的他在出车祸生命垂危之时才发现“狼来了”式的谎言报复最终是要落在自己身上的，而说出真心

新中国成立前，青帮头子尚滋干、陈耀龙在郑州称王称霸，胡作非为，老百姓十分痛恨，民间流传一句：“算不算尚滋干，行不行陈耀龙。”的口头语，世居郑州年纪大的人，对这句话还记忆犹新。

尚滋干，男，开封市人，原住郑州苑陵街66号。是郑州地区的青帮头子。1919年后曾在郑州

青帮头子伏法记

王瑞明

任警察局侦缉队长、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汉奸处理委员会行动队长、郑州绥靖公署二处少校情报联络员、保密局豫站少校情报联络员等职。任职期间，网罗地痞流氓，发展特务组织，多次参与镇压工人运动，杀害共产党员和无辜市民，操纵青帮爪牙诈取钱财。郑州解放前夕，接受军统长期潜伏任务，任郑州联络站情报组长，伺机暴动，并于新中国成立初混入商会筹委会，趁机煽动商户到政府“请愿”，反对人民政府。1949年3月，人民政府准备清算他们的罪恶时，闻声逃跑。先逃到青海省，后在甘肃省平凉市被抓获归案。

1950年11月在大同路对尚滋干

进行公审。据老市民们说：当时小西门电线杆上装有扩音机，群众都能听到公审情况。1950年11月11日，报经批准，将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青帮头子军统特务尚滋干在郑州被人民政府处决。

陈耀龙：男，密县(今新密市)高庙村人。原住和平街2号。15岁到军阀吴佩孚部下当兵，1931

往白城路上 风凉草枯十月天， 驱车向北觅草原。 但见一路胡杨树， 千里金黄色可餐。 查干湖芦苇荡 茫茫苍苍遍湖滩， 风吹起伏如浪翻。 观芦色只白洋淀， 此处苍色正秋天。 北地鸦群 飞如乌云遮天日， 落似黑潮漫平原。 连翩数里无首尾，

北游杂咏

高维恒

踏破天地古今罕。 嫩江鱼 夜宿大安吃不愁， 为品江鱼进酒楼。 果然嫩江鱼味美， 香酥鲜嫩第一流。 仿制蒙古包 前郭白城察尔森，

穿窟处处招游人。 草原风情商品化， 愈是菜点愈失真。 乌兰浩特 山清水秀亦称奇， 兴安岭美自此东。 塞外原藏好街市， 静若处子待闺中。 成吉思汗公园 一代天骄化为尘， 旧时庙宇变园林。 怀古犹闻弓弦响， 举头但见暮色沉。

为向上厕所叫「解手」 中有人要大便或者小便，就要恳求押解的差人，给他们捆在路臂上的绳子解开。最初时，人们为了把意思传达清楚，话说得比较完整：“请大人把我的手解开，我要大便(或我要小便)。”后来说得多了，渐渐就把原来的话简化了。先是说：“给我解开手”，后来干脆简化成“解手”。只要有人高声喊“解手”那就是他要大小便了，一路如此，天天如此“解手”之声，充斥耳鼓，大家说顺了，用的也习惯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

柳顺知这辈子，步步不如意。年轻时因为祖父是地主，外公是资本家，父亲是右派，不但不能考大学还不得不打光棍，三十五岁了才终于娶了丁芳。丁芳当年三十岁，也属于大龄女青年，如果不是因为正患着肺结核，也不会嫁给一个成分恶劣的“坏分子”。

在柳丁的记忆中，柳顺知挺爱笑的，只是他的笑永远是无声的，笑声在心里，悲喜都在心里。也许就是这样的笑和悲注定了他缓慢忧郁的命运。

柳顺知从小就安静的，说话慢条斯理，走路稳稳当当，加上她的身高，让柳顺知在很多时候更像是姐姐。据丁芳讲，柳丁一度非常嫉妒她的小妹妹，趁着父母不注意就掐妹妹的手背。柳顺知总是忍耐，大不了眼汪汪地对着父母指指自己的手背，再指指姐姐。

柳顺知是在五年级的时候开始讨厌柳顺知的眼泪汪汪的。一个小男孩毫无理由地把柳顺知的鼻子打出了血，柳顺知不但不反抗，还乖乖地回到了教室，血都把衣服染红了，她还是眼泪汪汪地坐着发呆。小朋友找来了柳丁，柳丁拽过那个小男孩就是一个嘴巴。之后，对妹妹的软弱大发雷霆。

如今的柳顺知和几十年前那个眼泪汪汪流着鼻血的柳顺知没有丝毫不同。

凝视着妹妹背影的柳顺知忽然来了脾气：宝贝儿，你他妈的就不能硬气点啊！你不嫉妒他能死啊？！

柳顺知像柳顺知那样无声地笑着，手里的抹布依然上上下下有条不紊。柳顺知说：你知不知道正是因为你这个样子，李辉才会出去和别的女人胡说？！柳顺知接着痛心疾首：“宝贝儿啊，你知道不知道男人不能惯啊，给他鼻子就上脸啊！”

柳顺知小声嘟囔：我什么时候惯他啦？柳顺知说：你敢说你惯着他？！柳顺知冲到玄关拎起李辉换下来的一双皮鞋：一千七百元啊！你到大街上去问问，有几个男人舍得穿这么贵的皮鞋！你再看看你自己，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加在一起也没有一百块！

柳顺知又开始眼泪汪汪了。柳顺知叹气，两行眼泪潸然而下。她由衷地感到悲哀，为妹妹，为自己，为女人。

柳顺知的丈夫李辉是区劳动局办公室的司机。李辉的妹妹叫李丽，和柳顺知是中专时的同学。柳顺知去李丽家串门，一进屋就看到一个面容冷峻的小伙子倚在被子读书。小伙子很专

注，眼睛一刻不离书本。李丽把柳顺知介绍给他，他才抬眼“哦”了一声。柳顺知一下子被这个小伙子迷住了。

在柳顺知心里，李辉是天下第一美男。柳顺知第一次听到“酷毙了帅呆了”这样的新鲜词汇时，立刻就把它用在李辉身上了。李辉的棱角，李辉的头发，李辉的眉眼，李辉的嘴唇……无一不是“酷毙了帅呆了”的最好诠释。能嫁给李辉这样的完美男人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礼遇，多少年了，柳顺知始终如一地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礼遇而暗自骄傲。

柳顺知和李辉结婚后，偶然在婆婆家翻开了李辉当年倚在被子上的那本书。打开那本书，柳顺知才发现，书页已经旧得发黄了，像被无数人阅读过，而书页上的内容简直就是不堪入目，是当时很流行的那种黄色武侠小说。李辉用牛皮纸把那本书包得严严实实，还用毛笔在封面写下了“驾驶技术”四个大字。柳顺知捧着那本书，发了好一阵子呆。很快，又开心起来，毕竟，她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心爱的人嘛。

柳顺知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心爱的人，李辉却没有如愿以偿地娶到心爱的人。谁是谁心爱的呢？说实话，李辉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爱谁。一般的规律是，还没等他爱上哪个女人，女人们就都排着队来爱他了。

虽说李辉无钱无势无才，却从不缺少女人的追逐。当年的李辉，就是那个专注地读着那本“驾驶技术”的李辉，正被一个叫周玉娟的女人追逐。柳顺知眼中的李辉正在紧锁眉头地钻研驾驶技术，事实上李辉是在专注地想着周玉娟。

周玉娟是李辉学车时的驾校教练。比李辉大八岁，有短暂的婚史。周玉娟身上没有一点和柳顺知相同，唯一和柳顺知相同的就是她和柳顺知一样，一眼就相中了李辉。

李辉沉迷在周玉娟成熟女人特有的香气中无法自拔，向父母宣布了要娶周玉娟为妻的决定。封建保守的李老太当时就火冒三丈，扬言有她没周玉娟，有周玉娟没她，不想同归于尽。

李丽开始眼泪汪汪了。柳顺知买了营养品和她一起看望李老太，顺便向李老太隆重推出了柳顺知。

李辉娶了柳顺知，不是因为怕周玉娟，而是因为怕周玉娟。周玉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箱炸药，扬言如果李老太再不接纳她，就炸了那座老楼。

连载

王立群初中时用一半时间做“农民工”。高中一年级，休学一年，代父尽孝，回到山东故乡照顾祖父，做了一年农民。扑下身子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十六岁的少年，深夜扛着“三八盖”步枪，揣着从来不上膛的一粒子弹护秋……

这些经历越加让王立群感到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一回到学校，他就急切地扑进知识的海洋，争分夺秒地学，头悬梁锥刺骨地学。

1965年，王立群高中毕业考试，几门理科主课：平面解析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俄语，全部100分。

接下来就是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人生最重要的关口，高考。时隔七年，小学毕业被打入另册的命运阴影绵绵向王立群招手。

毕业前夕，学校把毕业生招来开会，规定每个考生报考志愿的类别：某同学可以报考精密专业；某同学可以报考机密专业；王立群可以报考一般专业。

王立群不论文理，所有功课平均分达到97分，几门主课总是考100分。他品学兼优，高一做班长，高二做校团委委员，高三做学生会主席。可是，这一切的一切，一概没用。他只能报一般专业。

爷爷的家庭成分又对孙子的前途起决定性作用！一般专业就一般专业吧，王立群报了清华大学土木建筑专业，打算将来做建筑工程师。搞建筑，总不能算是精密，算是机密吧？学习成绩总能起点儿作用吧？

王立群以为自己这个理想是能够实现，他高考发挥正常，根据教师测算，他的考分名列前茅。即便清华大学在河南招一名建筑系学生，也应该是他。

高考发榜了。发通知的学校从高向低，王立群的一次又一次下沉，下沉，再下沉……

他报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全部落榜了，王立群没接到任何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一位比王立群少考三分的同学接到河南某学院的录取通知时，王立群彻底死心了：他又落榜了。

王立群怎么也没想到，时间过去七年，爷爷那亩地怎么还这么重要，这么要命啊！

变了！他明年再次落榜的命运。对王立群来说，成绩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已经被打入另册，他在娘肚子里时，他的命运就决定了。

王立群放弃了“复读”。到一家国有企业大厂应聘教师。

这家国营大厂有两个学校，一个技工学校，一个小学。王立群去应试技工学校。考官是两位临时抽出来代课的工程师。他们希望赶快招到新教师，好顶掉他们的代课任务。两位工程师，一个手里拿本高中《平面几何》，一个手里拿本高中《平面解析几何》，非常认真、严肃地考王立群。

因为此前无数次复习记忆，王立群能把这两本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所有定义、公式，甚至节后的习题及答案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两位工程师对王立群面试了整整一个下午，很满意。

王立群马上被录用，要他在技工学校教数学。

一个月后，备好《平面几何》课准备上台的王立群被校长喊去，不做任何解释，通知他：你的工作变了，到厂里的小学教书去。

事后王立群知道：他的工作变动是因为有位主管厂长认为，一个高中生怎能教相当于高中的技工学校？

王立群昏头昏脑来到小学，眼前是一片红领巾，他还没回过神来，脖子上已经系上“红旗的一角”。

王立群被任命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一干就是七年。

王立群在小学教了七年书，从一年级教到二年级，他教语文、数学、珠算、大字、自然，他曾在接到学校的任务后，一周内学会拉手风琴，教音乐。一个随时可能被解聘的合同工，只能领导指向哪，自己打到哪，需要教什么课，就备什么课。

王立群是个“苦练型”人物，他在社会上立足，不是跟时代斗，跟他斗，而是跟自己斗，苦苦地斗。历练自己适应这个社会，历练自己在逆境中生存。他不靠取巧，靠实干，不靠语言，靠行动。

王立群自己说：“人生挫折是常有之事，人的一生要学会在挫折中磨砺自己。”“打破人生困境的最好方法是使自己足够强大起来。”

王立群做梦都想读书，时隔两年，读书机会来了，然而又和他擦肩而过。